

南京稀見文獻叢刊

# 益山志

(清)顧云撰



南京出版社

南京稀见文献丛刊

益山志

(清)顾云撰

点校 张增泰

南京出版社

# 《南京稀见文献丛刊》学术顾问

茅家琦 蒋赞初 梁白泉

## 《南京稀见文献丛刊》编委会

主    任    徐苏宁    李海荣  
编    委    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卢海鸣    冯雯兰    庄  斌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孙维楨    纪增龙    李海荣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张增泰    周国平    徐苏宁  
丛书主编    李海荣    徐苏宁  
执行主编    纪增龙    卢海鸣  
执行副主编    冯雯兰    周国平

# 总序

南京是我国著名的七大古都之一,又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。有将近2500年的建城史,1700年的建都史,号称“六朝古都”、“十朝故都”。南京的地方文献是中华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是研究我国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和民风民俗的重要资料。按照南京市委、市政府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的要求,配合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,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,做好历史文献整理出版工作,不仅有利于传承、弘扬南京历史文化,提升南京品位,扩大南京知名度,也有利于当前的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、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。

长期以来,南京地方文献还没有系统地整理出版过,大量的南京珍贵文献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民间。许多珍贵的南京文献被束之高阁,无人问津,有的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湮没无闻。广大读者想要查找阅读这些散见的地方文献,费时费力,十分不便。为开发和利用好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瑰宝,充分发挥其资治、存史、教化、育人功能,南京出版社联合南京市鼓楼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成丛书编委会,组织了一批相关专家和人员,致力于搜集整理出版南京

历史上稀有的、珍贵的经典文献，并把《南京稀见文献丛刊》精心打造成古都南京的文化品牌和特色名片。为此，我们在内容定位上是全方位、多视角地展示南京文化的深层内涵和丰富魅力；在读者定位上是广大知识分子、各级党政干部以及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人；在价值定位上，丛书兼顾学术研究、知识普及这两者的价值。这套丛书的版本力求是国内最早最好的版本，点校者力求是南京地方文化方面的专家学者，在装帧设计印刷上也力求高质量。

总之，我们力图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，扩大稀见文献的流传范围，让更多的读者能够阅读到这些文献；增加稀见文献的存世数量，保存稀见文献；提升稀见文献的地位，突显稀见文献所具有的正史史料所没有的价值。

《南京稀见文献丛刊》编委会

# 序

天下瑰奇可喜之事，天与人相待若左右手。然天能基之，而推挹第嬗、斧藻以成之者，人为多。流行若川泽，静峙若峰峦，皆非有人为。知已不成名当世，西湖塘泐耳，白苏堤之则名。撮山丘陵耳，大吏饰之，且邀龙辂承天顾，天赋以体，人傅以采，故成千古之名胜，而忘其初仅勺水拳石也。吾郡诸山，南起三茅，北结宝华、云穴、大城、青龙，纡迤而西，为钟山、幕府，右带长江，缀以大壮、直渚，洵为天下之伟观，非人力所能增美者。而江渚纡回，川原油沃，西北矗卢龙而南止于石头，限之以夹城，浸之以巨壑，厥体石戴土，有外温厚内质实之德，其苞物宜竹，植物宜桂，象君子之劲节虚怀、自然幽芬之感，人无所隐焉。兼旷如奥如之瑰奇，而天事以毕。启讲舍，建祠宇，而礼乐祭祀之政举，四方问字者，屐不绝于龙蟠里。春夏之交，游人士女往来于水滨者，影交射于小仓翠微之林麓。此吾友顾君子鹏所为志盩山也。顾君劬于学，从全椒薛先生游久。人之谒先生者，率诣君而求说山君，病其蔽于舌，作此以答焉。余以为他日必有畸人逸士、羽流高僧，萃止其间，棋布岩穴，与盩山精舍遥遥结邻者。此志且不仅与田、陈二氏参望于世，盖其文字高简，落枝扫叶，若魏晋人语，尤可贵也。

江宁汪士铎撰，时年八十有二

## 导 读

《盩山志》是一部有关南京的方志。盩，音 bō(读钵)。盩山乃钟山余脉石头山之一支干。现代辞书大都只说“盩”是“钵”的异体，然而前人早就说过，盩“别作钵，非”(《六书正伪》)。应该说，“盩”与“钵”，音同义通，字形迥异。为了不给后人留下不必要的疑窦，这次用简化字重新排印《盩山志》，保留原字形，以仍其旧，这也是符合我国汉字简化规定中专用词保留异体字的精神的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笔者从南京高二适先生家属处借到《盩山志》原刻本。高氏抗战时在重庆结识《盩山志》编撰者顾子鹏的孙媳蒋洁玉，知道有这么一部比较独特的南京方志，后“发兴搜讨名迹”，1954年“忽覩此志，胜于策蹇幽寻万万”，欣喜之情，跃然纸上。笔者当初读《盩山志》，深感“地杰人灵”、“人文荟萃”之实，书中处处可见，冠之金陵，非虚誉也。

《盩山志》编撰者顾云(1845~1906)，江苏上元(亦作江宁，今南京)人，字子鹏，亦作子朋，号石公，别署江东顾五，室名深柳读书堂，又署盩山。曾应聘为吉林通志局纂修，助吉林将军长顺(1839~1904，姓郭博罗氏，字鹤汀，谥忠靖)修《吉林通志》。事竣获保教职，选宜兴训导，署常州教授。顾

子鹏师从全椒薛慰农时雨，幼于学，曾讲学惜阴书院，为上元名宿，以诗和古文名。栖霞寺有一老僧，为左宗棠西征部曲，功成剃度为僧，是能降龙伏虎而有大觉悟者。顾子鹏赠以诗云：“发毛刊尽骨嶙嶙，跃马龙沙信汝能。百战余生归健辛，六时梵课坐枯僧。山中粥饭充肠未，塞上戈矛饮血曾。古帅云台图像久，生平听话佛前灯。”诗格高深，尤胜于文。道光举人汪士铎称《盩山志》“文字高简，落枝扫叶，若魏晋人语，尤可贵也”。除《盩山志》外，顾子鹏还有《盩山文录》八卷、《盩山谈艺录》、《辽阳闻见录》等著述刊行于光宣年间。

《盩山志》是顾子鹏秉承乃师之命编撰的，薛慰农裁正，六同门参订，数易其稿，其显著特色是体现天人合一，人文精神突出。全书跳出一般方志的程式，围绕盩山做文章。编撰者引言称，此乃援宋吴县范石湖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志岩洞例也。涉及盩山的人和事，详之又详，否则，简而又简，略而又略，乃至弃而不采。如，吴大帝孙权、南唐后主李煜，前史有传，故不载；涉及金陵的御制诗篇，也一律不录。而南京历代道德楷模、学术精英，乃至民族脊梁、国家功臣，均留下深刻印迹。《盩山志》囊括盩山脚下以龙蟠里为中心方圆十多里的事物，大致相当于如今鼓楼区的范围。由此看来，南京主城六区，鼓楼辄冠其首，非无因也。读了《盩山志》，人们就能知道那里极其深厚的文化积淀，是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。

本志以形胜开篇，祠庙继之，记述园墅 60 多处，人物 70 人，艺文篇幅最大，占全书一半以上，内容也最丰富，值得逐

篇阅读。

值得一说的是本志总策划薛时雨。如果没有他,也就没有《盩山志》。薛时雨(1818~1885),全椒人,字慰农,一字澍生,晚号桑根老人,晚清大学者。咸丰三年(1853)与其兄春藜同登进士第,知嘉兴,有治绩。后参李鸿章幕,授杭州知府,以招抚流亡、振兴文教为任,时人以白苏比之。罢官后主讲杭州崇文书院。浙江士人筑室西湖,曰薛庐,以志不忘。当代不少人知道杭州孤山西麓有俞楼,是德清太史俞曲园樾(其曾孙即俞平伯)的弟子徐琪为业师造的,彭玉麟亦斥资。其实,在此之前,薛慰农的浙江弟子已为乃师筑了薛庐。俞楼薛庐,后先辉映,充分显示了我国尊师重教的优秀文化传统。后来曾国藩礼聘薛时雨主金陵尊经、惜阴书院讲座,从游者益众,一时吴下文人多成为其弟子。薛时雨和厚旷达,不持仪节,士皆亲之。时人称其文继承方望溪苞,词章机趣横生,近体诗若黄山谷,联语箴铭皆有精思,而词不晦奥。金陵弟子于乌龙潭上筑薛庐,以表敬意,本志编者顾子鹏等董其事。两江总督刘坤一也为他造宛在亭,左宗棠还将别人送的洋树种转赠薛时雨栽在薛庐内。

《盩山志》初刻于光绪癸未阳月(1883年农历十月),120多年来未见重印,这次按原刻本点校排印。

张增泰  
2008年冬

# 引

昔陈沂《金陵图考》引《唐志》<sup>①</sup>：东南名山，称衡、庐、茅、蒋。蒋山，钟山也。其山分两干，左干自摄山临沂而东，为白山、武冈诸山；又东而迤南为青龙、天印、雁门诸山；又南为聚宝、天阙诸山；又西南至三山，而止于大江。其右干自覆舟、鸡笼而北，为直渎、大壮观、幕府诸山；又北而迤西，为卢龙、四望、马鞍诸山；又西至石头山，亦止于江。盍山者，又石头山之一干，而支于钟山焉。今所志横邪<sup>②</sup>十数里，类屣迹所存。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志岩洞，其例也。

光绪九年癸未孟春月，上元顾云子鹏

---

① 《唐志》：《唐书·地理志》的简称。

② 横邪：通“横斜”。

## 例 言

一、益山，名山水都居，往从桑根薛先生游，居山中数载。一日，偕同门刘恭甫寿曾、冯梦华煦、甘剑侯元焕，侍先生永今堂，命相与志之。既而恭甫物故，梦华、剑侯有四方之役，先生命又不可不共，故辄为之志。

二、是志例缘义起，形胜一门，兼乎形势、名胜，杂古今以次，不繁为部居，可简则简也。其祠庙、园墅间及光景，亦就所有列焉，不复用故常自律。

三、特祠是山者，具志于人物，其一拂清忠祠所祀，自靖难诸臣以下，率以闽人汇祀，生平踪迹，多未涉是山，且其人类昭昭天壤间，亦无俟如方志家多所阑入也。

四、人物，凡见前史，第举其族贯，参用罗愿《新安志》例，称谥若官，以别于史传。史无传者，事实少详，闡幽也。吴大帝、南唐后主尝君，有其国，列之于传舛矣，故弗载。

五、假甄故书不足百种，注系所志之下。事必有征，辞或非旧，其书所从，假合肥张楚宝士珩，郡人金亚匏丈和，侯杏楼宗海，魏季子繇，陈雨生作霖，田撰异曾暨剑侯皆有焉，而翁铁梅长森为多。

六、艺文一门，颇难甄举，今即耳目所及载之，否付阙

如。其文所自，征注于题下，诗则非本集即汇集，与近之文集未出者，并阙焉。

七、旧志凡御制诗文，率敬载篇首，曰天章，礼也。此小箸耳，故清凉山等诸御制诗，未敢辄载。

八、是志虽卷帙寥寥，易其藁者数矣。桑根先生既加裁正，同门秦伯虞际唐、邓熙止嘉辑、梦华、剑侯、雨生暨楚宝，亦皆与参订，讹漏仍恐弗免，世有博雅君子，尚其纠之。

# 目 录

卷一	形胜	1
卷二	祠庙	7
卷三	园墅	12
卷四	人物上	20
卷五	人物中	29
卷六	人物下	34
卷七	艺文上	44
卷八	艺文下	80
后序		115
跋		117

## 卷一

## 形 胜

方與千万里之大，小之一丘一阜，形胜具焉。登盩山四顾，目所极可数百里，侈矣。约断之，起山前龙蟠里，循城垣至蛾眉岭，又邪<sup>①</sup>循小仓山，道陶谷至虎踞关，又邪道四望、马鞍诸山至清凉门，又循城垣折至山前乌龙潭迨焉，方可十数里。出此弗阑入，盖亦帛之幅也。

盩山 名以形，其阳如初弦之月。乌龙潭一泓，近在抱中。前冯<sup>②</sup>蛇山如几，西偏坡陀尽处，倚石头城垣，迤东势渐夷，山径四达；小桥直其间。桥名收兵，详后。而清凉山诸峰，横邪相错，若断若续，山之阴也。

龙蟠里 在盩山前，西直城垣有甃门，榜曰“古龙蟠里”。桑根先生所建题。虎踞关山径直其东，相传昔诸葛武侯与吴主权论建都形势，《三国志》未详见，《建康志》、《江表传》则谓为蜀先主事。曰：“钟山龙蟠，石城虎踞。”故名。

西州门 当在盩山西南里许，晋扬州城西门也。汉扬州治曲阿，永嘉中迁此。《寰宇记》谓东府城西门，非东府城，台城也。观《袁粲传》：齐高帝居东府，使粲镇石头，已而诣之，粲称

① 邪：同“斜”。

② 冯：通“凭”。

疾不见，曰：“彼若劫我入台，便无辞以拒，可见。”或曰即石头城。姚氏翔《江宁府志》注①。然《谢安传》：羊昙自安薨后，行不由西州路。尝自石头醉归，不觉至是，左右白曰：“此西州门。”则其说亦非矣。今湮。参《晋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建康志》。

**乌榜村** 当直盩山南而迤东里许。西州城初建，未有篱门，但立乌榜，久之成村落，遂以名。今湮。《景定志》引《图经》。

**蛾眉岭** 直盩山南而迤东，山径纡回不足里许。其岭为诸山所围，坡陀起伏，坟然中隆。造其巅，可于西北城垣外揽江上诸山。

**小龙窝** 在盩山东南不足二里许，清泠一溪，双峰夹之。《小仓山房文集》。

**草堂桥** 邪直盩山南而迤东不足二里许，南唐时所建。旁有土阜，筑而仓之，大小两仓山，以名相传。桥下水迤西，与江通。后主夜从宫嫔泛舟清凉山纳凉，即由此道。今湮。参《南唐书》及金氏鳌《金陵待征录》。

**小仓山** 去盩山不足二里许。其山胚胎清凉，分两岭而下，蜿蜒狭长，长江、后湖得之峰峦之上。旁即大仓山，名弗若小仓山著。《小仓山房文集》。

**虾蟆石** 直盩山东而迤北二里许。高壤穹窿，名肖厥状。或曰谢公墩也。此在冶城半山寺两墩外者。

**小桃源** 在盩山东北二里许。其地溪山回复，隔越尘凡，复乎如晋征士所记焉，故名。

① 姚翔主纂的《江宁府志》，简称《姚志》。

**狮子窟** 在盩山东北二里许。明董其昌尝读书于此，所题石额，故老多见之。

**收兵桥** 在盩山北。相传昔有三将军，以防御巷战死，详祠庙。此其收兵处也。《待征录》。

**驻马坡** 即武侯论石城形势处，相传直盩山北收兵桥许。《姚志》。今立石蛇山前，曰：诸葛武侯驻马处。其事或据史《三国志》。志《建康志》。出入之。古迹在山川，譬太虚之有微云过，其时迹之，往往非处所。观宋刘克庄诗，诗云：惟应驻马城头月，曾见金舆纳夜凉。驻马坡之名由来已久，宜非张骞凿空比矣。

**华阳井** 在盩山北数武。山中他井，或易涸且卤，此独否。相传陶征君弘景所尝汲也，故名。

**虎踞关**事详龙蟠里。在盩山北不足二里许，有甃门。其西南两山夹峙，盘石隆然，色赤若赭，土人名曰虎踞冈。

**陶谷** 在盩山北而迤东二里许，以陶征君名。其谷冈阜四围如钏，直西山径入，谷口如钏之交际处然。

**定淮门** 在盩山北而迤西二里许。《续府志》谓，枕古石头城于旱西门，又沿王氏友亮说谓为石城门。盖金陵之城，经隋与杨吴及明所平夷，建置旧迹不概见，可见独山耳。故据姚志以鬼脸城为石头城，别次之。其志注则存疑于西州门。要之，定淮门去旱西门裁二里许，类古石头城遗址。鬼脸城，明施冲《南京五城察院职掌志》谓为鬼面城。今塞。

**四望山** 在盩山北而迤西不足二里许。山回可望四方，故名。孙吴时犹临江，吴主权尝与葛元陟焉。《吴志》：孙皓杀司市中郎将陈声于四望山下，即此。亦名四望矶。晋温峤伐苏峻于此，筑垒逼之。参《晋书》及《寰宇记》引《徐州记》。

**栖贤山** 在盩山北而迤西不足二里许。以山之幽僻可以